



我家

记得回家

小雨

有家的人回家。我很庆幸,我有家,可随时回去,而且是多个家,让我有不同的感受。我知道我的爱在那里,我的亲人在那里,我美好的记忆都在那里。

回家过年是从小到大的习惯和情结。只有二十岁出头刚参加工作时,因为热爱的职业而忘记了回家。现在想来有些后悔。还好,后来的日子里,我又开始重返家乡,在每一个除夕之夜顶着夜空中绚烂的焰火开车行驶在归途上。四周寂静黑暗,车前灯光明亮,道路宽阔,我能看清方向,能估摸出路程时间,只是心情与儿时不一样了。成年后在很多事情上没有那么激烈的情绪了。至于过年,不知道从何时起成为一种幸福的回忆,也使我在疲惫的生活里稍作歇息,再蓄电出发。

疫情三年没有欢度春节的记忆。放开后的这个春节,带着女儿回家,尽管异常奔波。最大的感触是,父母确实老了。每一对父母都一样,喜来不喜走。可以提前告知要回去看望,但不能说几时要走。在你回去前,父母忙着准备美食,望眼欲穿。你告知要走前,种种询问后就是沉默。待你收拾要启程时,他们假装专注地干自己的事,其实心里已在难受。可叹,岁月的无声无情。

人生的故事里有千万个细节,我总是被细节感动。幼年时的过年是团圆,是兴奋,是亲情,是欢乐,是热烈的期盼。青年时的过年是分离,是回报,是责任,是努力,是一笔带过的喜悦。中年时的过年是承担,是踏实,是平和,是刻意制造的欢乐。当在鞭炮声中辞去旧岁、烟花之下迎来新年时,我们不得不接受,又老了一岁的现实,每一次过年都不得不接受内心与外在的成长。

故乡

黄澄澄的小米饭

王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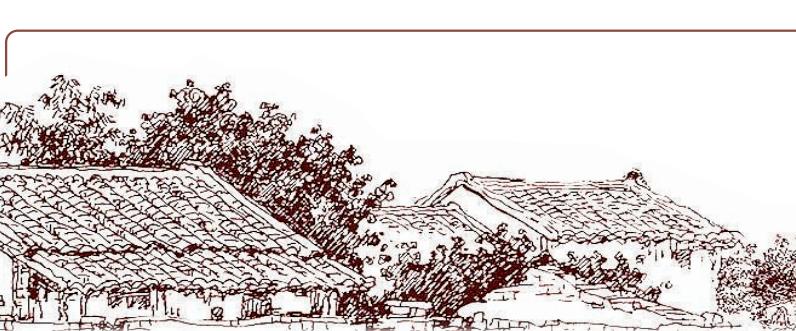
小米人们都不陌生。在农村,春种时庄稼地里总会留下一片空地来种点谷子,好来年碾成小米。我们山西人,多喜欢喝小米粥。我对小米的感情格外深,每天要食用,有时早上做小米饭,有时晚上熬粥。

儿时在农村,早饭仅是单一的小米饭,搭配的菜也就是酸菜、土豆丝或西葫芦丝,这简单的饭菜,伴随了我的整个小学,甚至养育了村里许多人的一辈子。小学阶段,每个早晨,母亲都会在5点多钟起床为我做小米饭,朦胧的身影穿梭在外屋,一会儿听见开门的声音,一会儿听见撩火的声音,一会儿听见劈柴的声音,一会儿又听见锅响的声音,正是这些嘈杂的声音谱写出清晨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。

一个小时之内,既得生火又得做饭还得炒菜,对于母亲来说,是考验更是责任。母亲说,如果早上没让我吃上早饭,总觉得有愧于孩子。那时没有煤气、电磁炉、微波炉,靠的只是“高火”。生在农村的人都知道,“高火”如果晚上料理不好,次日清晨准熄。可想而知在那些日子里,母亲为了能够让我吃上早饭付出了多少艰辛。

如今想来,黄澄澄的小米饭不仅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,也成为了我永恒的记忆,时至今日,小米饭仍是我的最爱。回到老家,一大碗小米饭配点自家腌的酸菜,是我最爱吃的早饭。

时代在变,生活在变,家乡在变,可唯独对家里那碗小米饭的情怀不变,对母亲的感恩之情不变,对母亲的爱不变。



他们

快递小哥和他的小鸭子

王晋源

“我们这里养了一只小鸭子,我天天早晨赶着它到池塘里,小鸭子冲着我就嘎嘎地叫,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班了,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班了……”

楼下是家快递公司,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快递小哥养了一只受伤的小鸭子。于是便经常听到他们欢快地唱着这首改编了的儿歌。可真有趣!

小鸭子极可爱。刚见到时还很小,毛茸茸的,嫩黄的羽毛,远看像黄色的小绒球。再长大,全身像披着件黄色皮毛大衣,只有背上和眼睛旁的绒毛是黑色的。橙色嘴巴扁扁的,土黄色小脚丫像一对枫叶。脑袋两侧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,像两颗亮闪闪的黑珍珠。最奇特的是扁平的嘴巴上面,长着两个朝天的鼻孔,特别滑稽,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好可爱。

小鸭子名叫佳佳。佳佳给快递小哥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。小哥们经常抚摸佳佳的头,佳佳“嘎嘎嘎”地冲着他们叫,像见到久违的亲人,并用嘴轻啄着他们的手,仿佛在说:有没有带好吃的啊?于是快递小哥把包子拿出来掰碎了喂给它吃,佳佳高兴地吃着,“嘎嘎嘎”地叫着,场面好不热闹。

伴随着快递小哥们欢快的歌声,佳佳长大了,常常用骄傲的眼神望着世界,伸着长嘴,摇摆着肥大的身子,迈着方步,仿佛满腹经纶的饱学绅士。

佳佳最喜欢一个叫小鹿的快递小哥。休闲时,佳佳来到楼下草坪上。小鹿刚要上楼歇一歇,佳佳就形影不离地跟在他后面。小鹿上了台阶,佳佳也往上跳,跟在小鹿后面跑呀跑……他们正玩得高兴的时候,忽然一只大白猫在不远处紧紧盯着佳佳,小鹿赶紧把佳佳抱上了楼。

佳佳是蹲着睡觉的。头钻进翅膀下面,眼睛闭上。一听到有动静,就会把头抬起来看一看,发现快递小哥,便“嘎嘎嘎”地叫着,伸着长长的脖子飞一般地扑向他们。小鹿常把小鸭子放到水盆里游泳,有时会潜到水里洗澡,夏天最晒的时候,它匿身在工具房避暑。

人说相处久了生情,可以是一盆花、一只鸟、一条鱼……几年来,打扫鸭子窝、买干草,都是小鹿在做。怕佳佳误闯迷路,他细心地加了一圈铁丝网。

去年夏天的某个晚上,大家发现佳佳不见了。铁丝网毫无穿越痕迹,角角落落都找遍了,就是没有小鸭子的身影。快递小哥们去按邻居家的门铃,都说没有见到。那一夜,小鹿竟不能睡安稳,祈祷明早醒来,卷帘拉起的那一刻,它依旧等在门前……诚心动天,果真过了一夜,佳佳自己回来了,虽然带着一脸失魂落魄的表情。小鹿兴奋得差点从床上蹦起来。

到了8月初,热浪袭击,佳佳病了,不吃不喝,一动不动,衰弱无力,小鹿抚摸着它,眼泪流淌……佳佳睡在沙发旁一个大纸箱里,里面铺了厚厚的干草,食物与清水则放在角落,小鹿又帮它加盖了一条毛巾。临睡前,小鹿举着手机为小病号留影,寻思它会慢慢好起来……没想到,这竟是佳佳留在世间最后的照片。

“阿姨,你以为我不难过吗?每天早晨上班,佳佳就会向我跑来,乖乖地等在门口,等着我喂它吃第一块面包,天天如此,一天不落,可是现在……这种失落,你明白吗?时间久了,都成了家人……”小鹿痛苦地说。我听后流下了眼泪,分不清是为佳佳哭,还是为这天底下所有脆弱而又易逝的生命。



记忆

母亲的厨艺

谢世军

那时太原居民除了带鱼其他鱼是不大吃的。供销社供应的带鱼,冷冻成大块运来,稍微解冻后在地上摔散按宽窄大小搭配出售。大块带鱼中夹杂着不少很小的杂鱼、烂虾和乌贼等,这些“尾货”不需副食号便可“杀割”,但大多居民对“臭鱼烂虾”会敬而远之。因此,每到有带鱼供应,母亲便会安排我或姐姐去供销社捡漏,几毛钱便能买回一大堆。收拾加工这些“臭鱼烂虾”比较麻烦,但母亲三弄两弄一锅香喷喷的红烧杂鱼便端上了餐桌。后来购买和收拾加工“臭鱼烂虾”就由我或姐姐承担下来。我十岁左右就知道煎鱼不粘锅的秘诀——母亲为我们示范:将炒锅洗净烧热,切一块生姜不断擦锅,直到感觉锅底顺滑,再用少许油润锅煎鱼,绝不会粘锅破皮。

邻居都是多子女家庭,收入低,还要供养在农村的老人,经济负担重。肉号、蛋号过期会作废,邻居便将用不完的副食号转给母亲,这也饱了我们的口福。扣肉是母亲的拿手菜,红烧丸子和笋干焖红烧肉也是母亲的保留大菜。如果还有多余的肉号,母亲便会到她工作单位附近的钟楼街副食品市场选购五花肉。二三斤一大条五花肉买回后,仔细夹出残留的猪毛,洗净晾干水分。将食盐与花椒放锅中翻炒,花椒炒出香味后碾碎制成椒盐,椒盐涂抹于五花肉上反复揉搓,然后放大盆中加盖腌制一段时间。椒盐渐渐渗入肉中,将一根麻绳穿入腌好的五花肉,阴凉处挂起风干,食用时切一小块,解决日常腥荤不成问题。味道鲜香、红白分明的腌咸肉与冬瓜相配,奶白浓香连汤带菜一大锅,浇在任何粗糙的米饭上都是美食。

母亲同事有在肉联厂工作的家属,母亲常托他们买些猪、羊下水回来自己加工。用食用碱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搓洗羊肚是我的苦差事,用松香和烧红的火箸撩猪头是姐姐的美差。由于年纪小,对生活的艰辛缺乏理解,又是贪玩的时光,这些“臭烘烘”的家务事从心底是抗拒的。但母亲化腐朽为神奇的厨艺,总能让我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而忘掉那些苦。

蛋饺是每年过年母亲的保留手艺。先将猪肉剁碎配以荸荠等再调味制成馅料,长把汤勺置于微火加热,用一块肥猪肉抹遍汤勺,淋入鸡蛋液汤勺一转便成为一张圆圆的蛋饺皮,放入馅料,趁上层蛋液尚未凝固,揭起一边折叠至另一边,筷子头沿蛋皮边沿压实,烤制片刻,一个半月形的蛋饺就成了。包蛋饺是费神费时,后来都是姐姐承包,小年之后姐姐要用一个下午坐在炉边包一盆蛋饺。

我家离汾河东岸不远,岸边有条干渠,四周是树林、湿地。夏季周日傍晚,母亲有时带着我们有时独自一人,去野草丛生的湿地周边采野菜,洗净焯水挤干切碎配以豆腐干丁拌匀,撒一些蒜末葱花,热油一喷,香气突然迸发于空气之中,晚餐便有了一道大自然赐予的绿色美味。我很奇怪,那是没有资讯传播途径和工具的年代,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就学习掌握了哪些野菜能吃、哪些野草有毒的知识,随手拈来就是美餐。

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,母亲为我们的一日三餐绞尽了脑汁,费尽了心思,丰富了全家的餐桌,也培养了我们的饮食习惯。我们兄弟姐妹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太原,但成家后各家各户都还是传承了母亲“苏菜大厨”的厨艺和口味。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